

史

記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索隱曰五宗之國俱享大邦雖後逆亂萌心取汙朝典豈可謂非青社之國哉然淮南猶有後不絕澗山亦其罪蓋輕比三卿之分晉方暴秦之滅周可不優乎安得出其王國不上同五宗三王列於世家其吳濞請與楚元王同為一篇淮南宜與齊悼惠王為一篇

吳王濞者

索隱曰濞濞字也首披位反

高帝兄劉仲之子也

徐廣曰仲名喜

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劉仲為代王而匈奴攻代劉仲

不能堅守棄國亡間行走雒陽

索隱曰謂獨行從他道逃走間音能開反

自

歸天子天子為骨肉故不忍致法廢以為郃陽侯

索隱曰地

正志馮翊縣名在郃水之陽音合。正義曰郃陽故城在同州河西縣南三十里

高帝十一年

秋淮南王英布反東并荆地劫其國兵西度江擊楚高

帝自將往誅之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以驍將

從破布軍斬西會甄索隱曰地名也在鞏縣西會音古允反甄音鍾布走荆

王劉賈為布所殺無後上患吳會稽輕悍無壯王以填

之索隱曰諸子少乃立濞於沛為吳王徐廣曰十二年十月辛丑王

三郡五十三城已拜受印高帝召濞相之謂曰若狀有

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索隱曰拊音撫告曰漢後五十

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徐廣曰漢元年至景帝三年反

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

疑當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財積足用為誰又吳楚世不

實服。索隱曰索應氏之意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李  
是占氣者所羨為但素聞此說自以前雖未到恐後交  
更生故說此言更以成然天下同姓為一家也慎無反

濞如淳之說亦合事理

漢頃帝曰不敢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郡國諸侯各

務自拊循其甚有豫章郡銅山韋召曰今故章○索隱曰

豫章為街字也○正義括地志云秦兼天下以爲郡縣

今湖州長城縣西南八十里故章城是也銅山今宣州

及郡州句容縣有並屬章也漢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鑄錢煮海水

爲鹽以故無賦正義曰按既盜鑄錢何以收其利定國

言吳國山既出銅民多盜鑄錢及煮海水爲鹽以山海

之利不賦之故言無賦也其民無賦國用乃富饒也

國用益饒如淳曰鑄錢煮鹽收其利孝文時吳太子入

見索隱曰姚氏案楚漢春秋得侍皇太子飲博吳太子

師博皆楚人輕悍又素驕博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

提吳太子殺之索隱曰提音帝於是遣其喪歸葬至吳

吳王愠曰

正義曰於問反然也

天下同宗死長安即葬長安何必

來葬為復遣喪之長安葬吳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

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稱病不朝驕問實不病諸吳

使來輒繫責治之吳王恐為謀滋甚及後使人為秋請

應劭曰冬當斷獄秋先請擇其輕重也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得行使人代

已度請禮也。索隱曰音爭孟說是也應劭所云斷獄先請不知何憑如淳云代已致請亦是應說且文云使

人為秋請謂使人為此秋請之禮也上復責問吳使者對曰王實不

病漢襲浴使者數輩以故遂稱病且夫察見淵中魚不

祥張晏曰喻人君不當見盡下之私。索隱曰案此語

屏韓子及文子韋詔曰知臣下陰私使憂患生變為不祥故當赦今王始詐病及覺見責急愈益閉恐上誅

之計乃無聊唯上棄之而與更始於是天子乃赦吳使

者歸之而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吳得釋其罪謀亦益解

然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索隱曰案吳國有錢錢

也任賦卒踐更輒與平賈漢書音義曰以當為更卒出錢

之踐更吳王欲得民心為卒雀者其庸隨時月與平賈

如漢桓靈時有所與作以少府錢借民比也索隱曰

案漢律卒更有三踐更居更過更也此言踐更輒與平

賈者謂為踐更合自出錢今王欲得人心乃與平價官

讎之也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人心乃與平價官

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

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故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額

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成邊三月亦各為更

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

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戍者是為過更

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歲時存問茂材實賜問里佗郡

後改為繇乃成邊一歲

國吏欲來捕亡人者訟共禁弗予

徐廣曰訟音松駟案如淳曰訟公也

義曰訟音容言其

如此者四十餘年

正義曰言四十餘年者太史公盡言

吳王二

代行事也漢書作三十餘年而班固見其語在孝文之代乃減十年是班固不曉其理也

以故

能使其衆鼂錯爲太子家令得幸太子數從容言吳過

可削數上書說孝文帝文帝寬不忍罰以此吳日益橫

及孝景帝即位錯爲御史大夫說上曰昔高帝初定天

下昆弟少諸子弱大封同姓故王孽子悼惠王王齊七

十餘城庶弟元王王楚四十餘城兄子濞王吳五十餘

城封三庶孽分天下半今吳王前有太子之郤詐稱病

不朝於古法當誅文帝弗忍因賜几杖德至厚當改過

自新乃益驕溢即山鑄錢

索隱曰案即山名又即者就也

煮海水爲

鹽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

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三年冬楚王朝鼎錯因言

楚王戊往年爲薄太后服私姦服舍

服舍曰服舍在衣次而私姦宮中也

請誅之詔赦削削東海郡因削吳之豫章郡會稽郡及

前二年趙王有罪削其河間郡

索隱曰案漢書作常山郡也

膠西王

卬以賣爵有姦削其六縣漢廷臣方議削吳吳王濞恐

削地無已因此發謀欲舉事念諸侯無足與計謀者

聞膠西王勇好氣喜兵諸齊皆憚畏

韋昭曰故爲齊分爲因首膠東濟北

屬於是乃使中大夫應高詭膠西王

索隱曰詭音徒鳥反無文書



吳王傳

口報曰吳王不肖有宿夕之憂不敢自外使喻其驩心

王曰何以教之高曰今者主上興於姦飾於邪臣好小

善聽讒賊擅變更律令侵奪諸侯之地徵求滋多誅罰

良善日以益甚里語有之舐糠及米素隱曰案言舐糠

盡則至賦國也吳與膠西知名諸侯也一時見察恐不得安肆

矣吳王身有內病不能朝請二十餘年嘗患見疑無以

自白今脅肩累足猶懼不見釋竊聞大王以爵事有適

正義曰所聞諸侯削地罪不至此此恐不得削地而已

王曰然有之子將柰何高曰同惡相助同好相留同情

相成同欲相趨同利相死今吳王自以為與大王同憂

白吳王傳

願因時循理棄軀以除患害於天下億亦可乎王瞿然

駭曰

索隱曰劉氏瞿音九具反又說文云瞿遠視貌音九縛反

寡人何敢如是今王

上雖急固有死耳安得不戴高曰御史大夫龜錯熒惑天子侵奪諸侯蔽忠塞賢朝廷疾怨諸侯皆有倍畔之意人事極矣彗星出蝗蟲數起此萬世一時而愁勞聖人之所以起也

索隱曰案所謂殷憂以啓明聖也

故吳王欲內以龜錯

爲討外隨大王後車彷徨天下所鄉者降所指者下天

下莫敢不服大王誠幸而許之一言則吳王率楚王略

函谷關守滎陽救倉之粟距漢兵治次舍須大王大王

有幸而臨之則天下可并兩主分割不亦可乎王曰善

高歸報吳王吳王猶恐其不與乃身自爲使使於膠西  
面結之膠西羣臣或聞王謀諫曰承一帝至樂也今大  
王與吳西鄉弟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  
不足爲漢郡什二而爲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曰王  
之太王弗聽遂發使約齊菑川膠東濟南濟北皆許諾  
右也而曰城陽景王有義攻諸呂勿與事定分之耳徐廣曰  
陽恭王喜諸侯既新削振恐多怨鼂錯及削吳會稽  
景王之豫章郡晝至則吳王先起兵膠西正月丙午誅漢吏二  
千石以下膠東菑川濟南楚趙亦然遂發兵西齊王後  
悔飲藥自殺畔約濟北王城壞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

王不得發兵膠西爲渠率膠東菑川濟南共攻圍臨菑

趙五遂亦反陰使匈奴與連兵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

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徐廣曰吳王封吳四十二年矣身自

將少子年十四亦爲士卒先諸羊上與寡人比下與少

子等者皆發發二十餘萬人南使閩越東越東越亦發

兵從孝景帝三年正月甲子初起兵於廣陵徐廣曰荆王劉賈都

吳吳王移廣陵也西涉淮因并楚兵發使遺諸侯書曰吳王劉

濞敬問膠西王膠東王菑川王濟南王趙王楚王淮南

王衡山王廬江王故長沙王子徐廣曰吳芮之玄孫靖王著以文帝七年卒無

嗣國除黜宗如淳曰吳芮後四世無子因除庶子幸教

二人爲列侯不得嗣王志將不滿故誘與之反也

寡人以漢有賊臣無功天下侵奪諸侯地使吏劾繫訊

治以僇辱之爲故

漢書音義曰故事也。正義曰按專以僇辱諸侯爲事。

不以諸

侯人君禮遇劉氏骨肉絕先帝功臣進任姦宄誅亂天

下

正義曰音圭

欲危社稷陛下多病志失不能省察欲舉兵

誅之謹聞教敝國雖狹地方三千里人雖少精兵可具

五十萬寡人素事南越三十餘年其王君皆不辭分其

卒以隨寡人又可得三十餘萬寡人雖不肖願以身從

諸王越直

音直

長沙者

索隱曰謂其境相接也。因王子定長沙以北

如淳曰南越直長沙者因王子定也。索隱曰案謂南越之地與長沙地相接值者因長沙王子以定長沙以

北西走蜀漢中

正義曰走音後向也。王子長沙王子也。南越之地對長沙之南者其民因王子

卒而鎮定長沙以北西向告越以東曰楚王淮南三王與寡

蜀及漢中咸委王子定矣

人西面正義曰三王謂淮南衡山廬江也

齊諸王與趙王定河間河內或

入臨晉關正義曰今

或與寡人會維陽燕王趙王固與

胡王有約燕王北定代雲中博胡衆索隱曰博音專專謂專統領胡兵

入蕭關正義曰今古隴山關

走長安匡正天子以安高

廟願王勉之楚元王子淮南三王或不沐洗十餘年怨

入骨髓欲一有所出之以矣寡人未得諸王之意未敢

聽今諸王苟能存亡繼絕振弱代暴以安劉氏社稷之

所願也故國雖貧節衣食之用積金錢脩兵革聚穀食

夜以繼日三十餘年矣凡為此願諸王勉用之能斬捕

大將者賜金五千斤封萬戶列將三千斤封五千戶裨  
將二千斤封二千戶二千石千斤封千戶千石五百斤  
封五百戶皆爲列侯其以軍若城邑降者卒萬人邑萬  
戶如得大將人戶五千如得列將人戶三千如得裨將  
人戶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賜  
皆倍軍法服虔曰封賜  
倍漢之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願諸  
王明以令士大夫弗敢欺也寡人金鉞在天下者往往  
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弗能盡有當賜者告  
寡人寡人且往遺之敬以聞七國反書聞天子天子乃  
遣太尉條侯周亞夫將三十六將軍往擊吳楚遣曲周

侯鄴寄擊趙將彊樂布擊齊大將軍竇嬰也滎陽監齊趙  
兵吳楚反書聞兵未發竇嬰奉行言故吳相袁盎時  
家居詔召入見上方與昆錯調兵卒軍食上問袁盎曰  
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何  
如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錢煮海水爲鹽  
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若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  
言其無能爲也袁盎對曰吳有銅鹽利則有之安得豪  
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王爲義不反矣吳所  
誘皆無賴子弟亡命鑄錢殺人故相率以反昆錯曰袁  
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并左右上屏人獨



錯在盜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也乃屏錯錯趨避東廂

恨甚上卒問盜盜對曰吳楚相遺書曰高帝王子弟各

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適過諸侯索隱曰適音直削奪

之地故以反爲名西共誅晁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

斬晁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削地則兵可無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嘿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變一人以

謝天下盜曰臣愚計無出此願上孰計之乃拜盜爲太

常正義曰今盜爲太常吳王弟子德侯爲宗正徐廣曰

史失奉宗廟之指意吳王以名廣案漢書曰吳王第子德侯廣爲宗正也盜裝治行後十餘日上使中

尉召錯給載行東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則遣袁盎奉宗

廟宗正輔親戚

正義曰以親戚之言輔漢訓諭

使告吳如盜策李昌吳

楚兵已攻梁壁矣宗正以親戚先入見諭吳王使拜受

詔吳王聞袁盎來亦知其欲說已笑而應曰我已為東

帝尚何誰拜不肯見盎而留之軍中欲劫使將盎不肯

使人圍守自殺之盎得夜出步亡去走梁軍遂歸報條

侯將乘六乘傳

正義曰上音乘下竹亦反

會兵滎陽至雒陽見劇孟

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不自意全

正義曰言不自意洛陽符全及見劇

孟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劇孟今無動吾據滎陽以東

無足憂者至淮陽問父絳侯故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

曰吳丘銑甚難與爭鋒楚兵輕

正義曰不能以方今為

輕正反

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食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塞吳饑道彼吳梁相蔽而糧食竭乃以全彊制其罷極破吳必矣脩侯曰善從其策遂取壁昌邑南

正義曰在曹州城武縣東北四十二里也

吳饑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

曰兵屯聚而西無佗竒道難以就功臣願得五萬人別

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竒

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

且反王柰何且擅兵而別多佗利害未可知也

蘇林曰諫

荆兵降漢自為已利於吳為生患也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吳少

將桓將軍說王曰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雒陽武庫食數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吳王問諸老將老將曰此少年推鋒之計可耳安知大慮乎於是王不用桓將軍計吳王專并將其兵未變淮諸賓客皆得爲將校尉候司馬獨周丘不得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吳酤酒無行吳王薄之弗任周丘上謁說王曰臣以無能不得待罪行間臣非敢求有所將願得王一漢節必有以報王王乃予之周兵

得節夜馳入下邳下邳時圍吳反皆城守至傳舍召令  
令入戶使從者以罪斬令遂召昆弟所善豪吏告曰吳  
反兵且至至屠下邳不過食頃今先下家室必完能者  
封侯矣出乃相告下邳皆下周丘一夜得三萬人使人  
報吳王遂將其兵北略城邑比至陽城正義曰地理志云城陽國故濟  
自度無與共成功即引兵歸下邳未至洧發背死二月  
中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曰蓋聞為善  
者天報之以福為非者天報之以殃高皇帝親表功德  
建立諸侯幽王悼惠王絕無後孝文皇帝哀憐加惠王

幽王子遂悼惠王子卬等令奉其先王宗廟爲漢藩國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吳王濞倍德反義誘受天下亡命

舉人亂天下幣

如淳曰幣錢也以私錢淆亂天下錢也

稱病不朝二十餘

年有司數請濞罪孝文皇帝寬之欲其改行爲善今乃

與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

東王雄渠約從反爲逆無道起兵以危宗廟賊殺大臣

反漢使者迫劫萬民天殺無罪燒殘民家掘其丘冢甚

爲暴虐今卬等又重逆無道燒宗廟鹵御物

如淳曰鹵抄掠也宗廟

廟在郡縣之物皆爲御物○正義曰

朕甚痛之朕素服

避正殿將軍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

爲功斬首捕虜比三百石以上者皆殺之無有所置正義

曰置放釋也

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斬初吳王之度淮

與楚王遂西敗棘壁

正義曰在朱州寧陵縣西南七十里

乘勝前銳甚梁

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梁

數使使報條侯求救條侯不許又使使惡條侯於上上

使人告條侯救梁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

事相弟張羽爲將軍

徐廣曰楚相張尚諱丁而弟也

乃得

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條侯軍會

下邑

徐廣曰屬梁國○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本漢下邑縣

欲戰條侯壁不肯戰吳

糧絕卒飢數挑戰遂夜奔條侯壁驚東南條侯使備西

北果從西北入吳大敗士卒多飢死乃畔散於是吳王

乃與其麾下壯士數千人夜亡去渡江走丹徒保東越

正義曰東越專云獨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丹徒東越

潤州也東甌即東越也東越將兵從吳在川黃也東越

兵可萬餘人乃使人收聚亡卒漢使人以利啗東越

曰啗音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即使人鐵殺吳王

徒覽反孟康曰方言鐵謂之鐵○索隱曰鐵音七江反謂以戈

刺殺之鄒氏又音春亦音從容之從謂撞殺之也○正

義曰括地志云漢吳王濞家在潤州丹徒縣東練時聚

北今入于江吳錄云丹徒有吳王冢在縣北其處名為

相盛其頭馳傳以聞吳地記曰吳王濞葬武進縣南地

葬丹徒縣南其地名相吳王子子華子駒亡走閩越吳

信今云武進縣恐錯也王之棄其軍亡也軍遂潰往往稍降太尉梁軍楚王戊



軍收自殺三王之圍齊臨菑也三月不能下漢兵至膠  
西膠東菑川王各引兵歸膠西王乃祖洗席橐飲水謝  
太后王太子德曰漢兵遠臣觀之已罷可襲願收大王  
餘兵擊之擊之不勝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  
已壞不可發用弗聽漢將弓高侯穎當徐廣曰姓韓遺王書  
曰奉詔誅不義降者赦其罪復故不降者滅之王何處  
須以從事王肉袒叩頭漢軍壁謁曰臣介奉法不謹驚  
駭百姓乃若將軍遠道至于窮國敢請殂醢之罪弓高  
侯執金鼓見之曰王苦軍事願聞王發兵狀王頓首膝  
行對曰今者龜錯天子用事臣變更高皇帝法令侵奪

諸侯地印等以爲不義怒其敗亂天下七國發兵且以  
誅錯今聞錯已誅印等謹以罷兵歸將軍曰王苟以錯  
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  
之意非欲誅錯也乃出詔書爲王讀之讀之訖曰王其  
自圖王曰如印等死有餘罪遂自殺太后太子皆死膠  
東菑川濟南王皆死徐廣曰一云自殺國除納于漢酈將軍圍  
趙十月而下之趙王自殺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徙王  
菑川初吳王首反并將楚兵連齊趙正月起兵三月皆  
破獨趙後下復置元王少子平陸侯禮爲楚王續元王  
後徙汝南王非王吳故地爲江都王

太史公曰吳王之王由父省也

言鼻之王吳由父代王被省封邵陽侯省音所

幸反。索隱曰省音所景反省者城也謂父仲從代王省封邵陽侯也

能薄賦歛使其衆

以擅山海利逆亂之萌自其子與爭

技發難與太子爭

博是爭技也

卒云其本親越謀宗竟以夷隕龜錯爲國遠慮

禍反近身袁盎權說初寵後辱故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母親夷狄以疏其屬蓋謂吳邪母爲權

首反受其咎豈盎錯邪

索隱述贊曰

吳楚輕悍

王濩倍德

富因採山

豐成提局

驕於推貳

連結七國

嬰命廣陵

錯誅未塞

天之悔禍

卒取以北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六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十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卅觀津人

案地理

志觀津縣屬信都以言其累葉在觀津故云父卅也喜

正義曰觀津城在冀州武邑縣東南二十五里

賓客孝文時嬰為丞相病免孝景初即位為詹事止義曰百

官表云詹事奉官名也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

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

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驪竇嬰引卮酒進上

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

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溥其官因病免太

后除竇嬰詔籍不得入朝請曰請

律諸侯春秋天子曰朝秋

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

案隱曰案謂宗室之中及諸竇之宗室也

又姚氏案酷吏傳周陽由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侯周陽故因改氏由以宗室任爲即則似是與國有親戚屬

諸者亦得呼

母如竇嬰賢乃召嬰嬰入見固辭謝病不

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以讓

邪

漢書曰竇嬰字王孫

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竇乃言表盜

變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

吏過輒令財取爲用

蘇林曰自令裁度取爲用也

金無入家者竇嬰

守滎陽監齊趙兵

正義曰監音甲也反吳王濞傳云竇嬰屯滎陽監齊趙兵也

七國

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

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亢禮孝

景四年立栗太子

正義曰栗姬之子後廢之故書母姓也

使魏其侯為太

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

屏君田南山之下數月諸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

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

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

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間處正義曰上音而不朝相

提而論徐廣曰提音徒抵反。索隱曰提音弟是自明

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螿將軍張晏曰兩宮太后景帝

人又火各反。索隱曰螿音釋謂怒也。漢書則妻子毋

類矣索隱曰謂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挑侯

珠威無遺類

免相

服虔曰到舍也

實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

爲臣有愛不相魏其

索隱曰猶惜也

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

易

徐廣曰沾一作恬又昌菽反又當辟反張晏曰沾沾言自整頓也多易多輕易之行也或曰沾音擔也○

索隱曰小顏沾音他兼反擔音尺占反

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用建陵侯

衛綰爲丞相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

索隱曰蚡音扶粉反又如蚡鼠之蚡音墳

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

徐廣曰一云諸郎時

人相號長老首爲諸公年少者

未嘗往來侍酒魏其

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

索隱曰按蚡益貴幸爲太中

大夫蚡辯有口學樂業誦書

應劭曰黃帝使孔甲所作銘也凡二十六篇書盤盂

魏其武安侯傳



中所爲法戒諸書諸子文書也子血康曰孔王太后賢之

甲熈孟二十六篇雜家書兼儒墨名法

除廣曰即蚡向母姓者孝景崩即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

蚡賓客計筮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徐廣曰

景後三年即景孝武初嗣位之年也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正義曰

周陽故城也喜縣東二十里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

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建元元年丞相綰

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

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即上以將軍爲

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大尉大尉丞相

尊等耳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

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平

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

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以

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

趙綰爲御史大夫索隱曰案惟轂謂自甲下之如爲之推車轂也王臧爲郎中

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索隱曰謂除關門之稅也

以禮爲服制索隱曰案其時禮喪踰後多不依古令古凶服制皆法於禮也以興太平

舉適諸賈索隱曰高音直禁反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諸外

家爲列侯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國以故毀日至賈

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綰王臧等務隆

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

二年御史大夫趙綰請無奏事東宮

韋昭曰欲

竇太后

大怒乃廢逐趙綰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以柏至侯許

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

以侯家居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

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

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

不辦免以武安侯蚡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

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拊武安

索隱曰按謂什諸

者猶言什

武安者貌侵

韋昭曰侵音復短小也又

生貴

其素曰小類云生貴謂自尊高示貴寵其說疎也按

長年蚡以肺腑為相非痛折即又以為諸侯王多長

曰多以禮屈之則天下不肅者也

長年上初即位富於春秋蚡以肺腑為京師相

曰舊解六肺腑如肝肺之相附者也一說肺碎木札也

喻其輕薄附者大林按類此說並是疎謬又改腑為附

就其義重謬矣八十一難云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

之動脈也呂巽云太陰者肺之脈也肺為諸藏之主通

陰陽故十二經脈皆會乎太陰所以決吉凶者十二經

有病皆寸口知其何經之動浮沉瀦滑春秋逆順知其

死生願野王云肺腑腹心也案說田蚡為相若非痛折

人之肺知陰陽逆順又為帝之腹心觀臧也

節以禮誦之天下不肅索隱曰案爾甚也欲令士折節

以為蚡欲折節下士非也案下文當是時丞相入奏事

不讓其兄蓋侯知或說為非也

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

魏武安侯傳

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

漢書百官表曰少府有考工室如淳曰官名也

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

乃退嘗召客飲生其兄蓋侯

徐廣曰王右兄王信也大山有益縣樂安有益縣也

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凡故私撓武安由

此滋驕治宅甲諸第

徐廣曰爲諸第之上也

田園極膏腴而市買

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

如淳曰旌旗之名通帛曰

旃曲旃借也蘇林曰禮大夫立曲旃曲柄上曲也○索隱曰詁文曰曲旃者所以招土也

後房婦女

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寶太

右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

不然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灌和軍夫者賴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為賴陰侯嬰舍人

得幸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為灌並吳楚反時

賴陰侯灌何為將軍

索隱曰案何是嬰子灌書作嬰誤

屬大尉請灌孟

為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

漢書音義曰官主千人如做司馬

灌孟年老

賴陰侯彊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

軍法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

奮曰

張晏曰有奮勵也

賴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

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賴從者數十人及出

壁門莫敢前獨二人及從效十數騎馳入吳軍至吳將

麾下

正義曰謂大將之族

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後馳還走入漢

璧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  
良藥故得無死夫刺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璧  
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大尉大尉乃  
固止之吳已灌夫以此名聞天下潁陰侯言之上上以  
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  
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即位以爲淮陽  
天下交助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  
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晉灼曰飲酒  
輕重不得其  
平夫醉搏甫索隱曰博音  
博謂擊之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  
誅之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私長安灌夫爲人剛

首肯酒不好面諛貴戚諸有勢在已之右不欲加禮必

陵之諸士在已之左愈貧賤尤益敬與鈞稠人廣衆薦

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索

曰已音以謂已許諾必使副其前言也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家累

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

橫於潁川潁川兒乃歌之曰潁水清灌氏寧潁水濁灌

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

其俠尖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

蘇林曰二人相倚引繩直之意批根賓客也去之者不

與交通孟康曰根批引繩以持彈○索隱曰案劉氏



夫後見其失繼而頓弛慢如此者其排收之不復與交也譬如相對地繩而根枯之也待聲索漢書本作排彈

音昔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為名高兩人相為

引重張晏曰相為聲勢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

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

魏其侯漢書曰灌夫字仲孺會仲孺有服索隱曰案服謂君功之服也故應據書曰仲孺

不辭同生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况魏其侯夫安敢以

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

夫具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

酒夜灑掃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

不不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

服請宜往徐廣曰一云以服請不宜往○索隱曰案徐

不以服為解功不宜往其說非也正言灌夫請

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卧於是夫人見曰將

軍昨日幸許過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

食武守鄂徐廣曰一作悟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

牲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曰索隱

之欲反屬猶委也付也小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

魏其乃扶灌夫云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驪而去丞

相嘗使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

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

魏其世家卷之四

兩人有怨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  
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怨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  
嘗殺人蚡活之故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  
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怒灌夫魏其元  
光四年春徐廣曰疑此當是  
二年也其語在後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  
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  
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夏  
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索隱曰案蚡娶燕王劉  
澤子康王嘉之女也有大后  
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  
夫事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舍者又與夫有怨魏其曰

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避席耳餘坐膝席蘇

曰席而膝半在席上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

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廣

曰屬一作異○索隱曰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

索隱書作畢畢盡也臨汝侯徐廣曰灌嬰孫名賢也○索隱曰案漢書云臨汝侯

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

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帖

囁耳語韋昭曰帖囁耳小語聲○索隱曰女兒猶云

語兒女也漢書作少曹兒曹輩也猶言兒女輩也

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漢書

魏其侯程侯

音義曰李廣為東宮程不識為西宮今般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

地乎

如淳曰李將軍李廣也猶今人言為除地也。索隱曰案小頓云言今既毀程令李河地自安處也

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脅

索隱曰泉昭云言不避死也漢書作允凶何知程

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

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

福起為謝棄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

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

不敬繫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佩宮今守宮也

遂按其前事遣吏分

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而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

賓客請莫能解

如淳曰為出資費使人為夫言

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

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言言武安陰事魏其銖身爲救  
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  
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  
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晉灼曰恐其夫  
人復諫止也竊  
出上書立召人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  
其食曰東朝廷辯之如淳曰東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  
朝太后朝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  
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  
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柰何因言丞  
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  
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莫不如魏其灌夫日

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腓而心謗不仰視天

而俯畫地

張晏曰視天占三光也畫地知

反事碎倪兩宮間

徐廣曰

碎音芳細反倪音箇張晏曰占太后與帝吉凶之期。索隱曰碎音係反倪五條反婢蒼曰睥睨邪視也。

也。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

張晏曰幸為反者當得為大將立功也。璜曰天下有

變謂天子崩因變難之際得立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於是上問朝

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

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

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

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頽

削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技大於本脛大於股不

折必披索隱曰案包摧披音仄彼反丞相言亦是唯明

主裁之主爵都尉沒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

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

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駟張晏曰悅頭於車

曰小馬在轅下。正義曰應劭云駒馬吾并斬若屬矣

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

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身索隱曰案晉

以言藉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

藉也索隱曰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正義曰甄師古云

言徒有人耳不知好惡按今俗云人不辨事焉云机航

人以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為壽寧有可信者乎



索隱曰素  
設者脫也

上謝曰俱宗室外家

正義曰嬰無帝從  
舅粉太后同母弟

故廷辭之不

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

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

長孺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

漢書音義曰秃老翁  
言嬰無官位拔後也

首鼠一前一卻也○索隱曰素  
謂共治一老秃翁指竇嬰也

韓御史良父謂丞相曰

君何不自喜

蘇林曰何不自解釋爲喜樂邪○索隱曰  
察小頓云何不自謙遜爲可喜之事音許

既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

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

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齟舌自殺

索隱曰案說文云  
蘇齟也上白反今人

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

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

所言灌夫頗不讎

正義曰讎音市周反對也言簿責魏其

為欺謾者也

欺謾劾繫都司空

索隱曰案百官表云宗正屬官主詔獄也。正義曰如淳

云律司空主水及罪人

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

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曰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

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

案尚書大行無遺詔

如淳曰大行主諸侯官也。索隱曰案尚書無此景帝崩時大行遺

詔乃魏其家臣印封之如淳說非也。正義曰天子崩

日大行也按尚書之中景帝崩時無遺詔賜魏其也百官表云

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

漢書言義臣以家臣印封遺詔

劾魏其

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

徐廣曰疑非十月亦非十月。索隱曰徐氏云

疑非者案武帝四年三月蚡薨寶嬰死在前今云五年故疑非也。正義曰漢書云元光四年冬魏十安嬰有

罪棄市春三月乙卯飛。悉論灌夫及家屬魏王良久乃

聞聞即恚病痲音扶味反痲音肥也。不食欲死或聞上無

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

言聞上張晏曰蚡僞作故以十二月晦徐廣曰疑非十

晏曰月晦者春垂至也。索隱曰論棄市渭城正義曰

著日月者見春垂至恐遇赦贖也。論棄市渭城正義曰

其春武安侯病正義曰其春即四年春也元光四年十

月乙卯田蚡薨則三人死同在一月明矣漢以十月爲

歲首故也秦楚之際者云十一月十二月端月二月三

月至九爲終周建子爲正月十一月爲正月十二月爲

武帝太初以前並依秦法以後改用夏正專呼服謝罪漢

音義曰言蚘號呼謝服罪也

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

殺之竟死子恬嗣

徐廣曰蚘疾見魏其灌夫鬼殺之則其春共在一春內邪武帝本紀四年

三月乙卯田蚘薨嬰死在蚘薨之前何復云五年十二月邪疑十二月當為二月也案侯表蚘事武帝九年而

卒元光四年侯恬之元年建元元年詔元光三年而九年大目表蚘以元光四年卒亦云嬰四年棄市未詳此

正安在然蚘薨在嬰死後分明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正義曰爾雅云今蔽

前謂之襜郭璞云蔽膝也入宮不敬徐廣曰表云坐衣說文字林並謂之短衣不敬國險○索隱

曰襜尺占反褕音踰謂淮南王安謀反覺治正前朝徐非正朝衣若婦人服

曰建元武安侯為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

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即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

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為

太后故耳

索隱曰案武帝以魏其灌夫事爲廷於武交侯爲不直特爲太后故耳

及聞淮

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大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矣

索隱述贊曰

竇嬰田蚡

勢利相雄

咸倚外戚

或恃軍功

灌夫自喜

引重其中

意氣杯酒

辟倪兩宮

事竟不直

寃哉二公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七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

徐廣曰在潁之間也○索隱曰漢書地

理志云縣名屬陳留○正義曰括地志云成安故城在

汝州梁縣東二十三里括地志云成安屬潁川郡陳留

郡又有成安縣亦後徙雒陽正義曰今

屬梁未知孰是也嘗受韓子雜家

說於騶田生所索隱曰案謂安國事韓子及事梁孝王

為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為將扞吳兵

於東界索隱曰將音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

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毋弟

竇太后愛之令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

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大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許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大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

見案責王所為韓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

徐廣曰景帝姊○索

隱曰案即館陶公主○正義曰如淳云景帝姊也

而泣曰何梁主為天子之孝

為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

索隱曰省音仙井反省者察也

夫前日

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

為艱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

正義曰謂關中也又云京師在天下之中而諸

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

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

小節苛禮責望梁主

索隱曰案謂苛細小禮以責之

梁王父兄皆帝王

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軍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

侘鄙縣

徐廣曰侘一作紆也○案隱曰漢書侘音火亞反○孟反馬



駢國中以夸諸侯令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  
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為何梁王  
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  
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  
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乘見梁使厚賜之其  
後梁王益親驪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  
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

蒙縣名○索隱曰抵音丁禮反

蒙縣名獄吏田甲尋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

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

梁內史起徒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

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  
乎索隱曰案謂不足與繩持之治音持卒善遇之梁內史之缺也孝王新

得齊公孫詭說之欲請以爲內史竇太后聞乃詔王以  
安國爲內史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  
事恐漢大臣不聽乃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  
相袁盎景帝遂聞詭勝等計畫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  
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月餘不得內史安國聞  
詭勝匿孝王所安國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索隱曰此語見  
調大王無良臣故事紛紛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  
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妻於皇帝孰與

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高江王親孝王曰弗

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制然而高帝曰提

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然不得制事居于操

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如淳曰景

媚太子毋栗媚言不避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

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為虎

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為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

浮說索隱曰悅漢書作休說文云休誘也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

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三自改而大王終

不覺寤有如太后宮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

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  
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  
國孝王卒共王即位安國坐法失官吾家建元中武安  
侯田蚡爲漢太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  
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  
爲大司農閩越東越相攻安國及大行王恢將未至越  
越殺其王降漢兵亦罷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  
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燕人  
也數爲邊吏習知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  
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斗里而戰兵

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

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

上古不屬爲人索隱曰案晉灼云漢數千里爭利則人

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許慎曰魯

之縞尤薄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

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

其明年則元光元年鴈門馬邑豪彘翁壹張晏曰豪猶帥也○索隱

曰聶姓也翁一名也漢書云聶一因大行王恢言上曰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陰使聶翁壹爲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

吾能斬馬邑令丞吏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

以爲然許聶翁壹聶翁壹乃還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

邑城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

單于穿塞將十餘萬騎入武州塞徐廣曰在雁門之索

首西百里有武州城是也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

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漢書曰北貉燕人來

也張晏曰驍勇也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正義曰司

若六博之象矣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正義曰李奇大中

云輕車古之戰車夫李息爲材官將軍正義曰臣瓚云御史大夫韓安國

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護軍約單于入馬邑而漢兵縱

發王恢李息李廣別從代王擊其輜重正義曰釋名云

輜則也所載衣

服難廁

於是單于入漢長城武州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其中行掠鹵徒見畜牧於野不見一人單于怪之攻烽燧得

武州尉史欲刺問尉史尉史曰漢兵數十萬伏馬邑下

單于顧謂左右曰幾為漢所賣正義曰乃引兵還出塞

曰吾得尉史乃天也命尉史為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

引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即罷王恢等兵三萬聞單于不

與漢合度往擊輜重必與單于精兵戰漢兵勢必敗則

以便宜罷兵皆無功天子怒王恢不出擊單于輜重擅

引兵罷也恢曰始約虜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

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聞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

敵褻取辱耳

徐廣曰：一作「抵」也。

臣固知還而斬然得完陛下士

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

漢書音義曰：「近曲行。」

而近留畏撓者要斬。近音且。又音住。近留也。撓，屈也。

恢私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

首造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仇也上朝太

后太后以丞相言告上上曰首為馬邑事者恢也故發

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為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

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慰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

天下於是恢聞之乃自殺安國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

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

索隱曰：「案出者去也。言安國為人無忠厚之行。」

貪嗜於



財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邳他

皆天下名士

索隱曰邳音質他徒河反謂三人姓名也壺遂也臧固也邳他也若漢書則云至他

言至於他處亦舉名士也

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安國

爲御史大夫四歲餘丞相田蚡死安國行丞相事奉引

墮車蹇

如淳曰爲天子導引墮車跛足

天子議置相欲用安國使使視

之蹇其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數月蹇

愈上復以安國爲中尉歲餘徙爲衛尉車騎將軍衛青

擊匈奴

徐廣曰元光六年也

出上谷破胡龍城

龍音龍

將軍李廣爲

匈奴所得獲失之公孫敖大亡卒皆當斬贖爲庶人明

年匈奴大入邊殺遼西太守及入鴈門所殺略數千人車

騎將軍衛青擊之出鴈門衛尉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於

漁陽

正義曰  
幽州縣

安國捕生虜言匈奴遠去即上書言方田

作時請且罷軍屯罷軍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

國壁有七百餘人出與戰不勝復入辟去匈奴虜略千餘

人及畜產而去天子聞之怒使使責讓安國徙安國益

東屯右北平

正義曰  
幽州漁陽縣東南七十  
七里北平城即漢古北平也

是時匈奴

虜言當入東方安國始爲御史大夫及護軍後稍斥疏

下遷而新幸壯將軍衛青等有功益貴安國既疏遠默

默也將屯又爲匈奴所欺失亡多甚自愧幸得罷歸乃

益東徙屯意忽忽不樂數月病歿血死安國以元朔二

年中卒

太史公曰余與憲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  
中隱厚徐廣曰一云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  
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  
行脩斯鞠躬君子也

索隱述賈曰

安國忠厚

初爲梁將

因事坐法

免徒起相

死灰更然

生虜失防

推賢見重

賄金貽謗

雪泣悟主

臣節可亮

韓長孺列傳四十八

史記一百八